

【精注精译】

四庫全書

精 华

〔五〕

〔清〕纪昀 ◆ 编 徐 寒 ◆ 注释

从先秦到清代前期的历代主要典籍

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完备的集成之作。

被誉为『中国文化的万里长城』。

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供了完整的文献资料。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精注精译】

四庫全書

精 华

〔五〕



〔清〕纪昀 ◆ 编 徐寒 ◆ 注释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子 部

管 子

牧 民	(2241)
形 势	(2244)
权 修	(2247)
立 政	(2251)
法 禁	(2257)
重 令	(2260)
法 法	(2264)
地 图	(2272)
君臣上	(2273)
君臣下	(2279)
心术上	(2286)
心术下	(2290)
正 世	(2293)
治 国	(2295)
地 员	(2297)
弟子职	(2304)
山国轨	(2307)
山权数	(2311)
山至数	(2317)





盐 铁 论

力 耕		(2327)
晁 错		(2330)
刺 权		(2332)
论 儒		(2335)
忧 边		(2340)
园 池		(2343)
地 广		(2344)
贫 富		(2348)
毁 学		(2350)
褒 贤		(2354)
讼 贤		(2357)
论 诽		(2360)
孝 养		(2363)
救 匱		(2366)
箴 石		(2368)
除 狭		(2369)
疾 贪		(2371)
后 刑		(2373)
水 旱		(2374)
取 下		(2377)
和 亲		(2380)
论 勇		(2383)
论 功		(2386)
论 灾		(2390)

论 衡

逢遇篇		(2399)
累害篇		(2404)
命禄篇		(2410)
气寿篇		(2415)
无形篇		(2418)
率性篇		(2423)





吉验篇	(2430)
偶会篇	(2437)
骨相篇	(2442)
初稟篇	(2449)
本性篇	(2453)
物势篇	(2459)
奇怪篇	(2463)
书虚篇	(2468)
变虚篇	(2483)
异虚篇	(2490)
感虚篇	(2496)
定贤篇	(2511)

集 部

昭明文选

京都

西都赋并两都赋序	班孟坚 (2533)
东都赋	班孟坚 (2547)
西京赋	张平子 (2558)
三都赋序一首	左太冲 (2579)

畋猎

子虚赋	司马长卿 (2581)
上林赋	司马长卿 (2587)

纪行

北征赋	班叔皮 (2599)
-----------	------------

游览

登楼赋	王仲宣 (2603)
芜城赋	鲍明远 (2605)

江海

海赋	木玄虚 (2608)
----------	------------

物色

风赋	宋玉 (2614)
雪赋	谢惠连 (2616)





月赋	谢希逸 (2620)
鸟兽	
舞鹤赋	鲍明远 (2624)
志	
归田赋	张平子 (2627)
哀伤	
长门赋 并序	司马长卿 (2629)
叹逝赋 并序	陆士衡 (2632)
论文	
文赋	陆士衡 (2635)
音乐	
舞赋	傅武仲 (2645)
长笛赋	马季长 (2649)
琴赋并序	嵇叔夜 (2657)
情	
高唐赋并序	宋玉 (2668)
神女赋并序	宋玉 (2673)
登徒子好色赋并序	宋玉 (2676)
洛神赋	曹子建 (2678)
劝励	
励志诗	张茂先 (2683)
游仙	
游仙诗	何敬宗 (2686)
招隐	
招隐诗	陆士衡 (2687)
游览	
登池上楼	谢灵运 (2688)
咏怀	
秋怀	谢惠连 (2689)
哀伤	
七哀诗	曹子建 (2691)
悼亡诗三首	潘安仁 (2691)
赠答二	
赠山涛	司马绍统 (2695)
为贾谧作赠陆机	潘安仁 (2696)



赠答三

答灵运 谢宣远 (2701)

赠答四

和谢监灵运 颜延年 (2702)

答颜延年 王僧达 (2703)

古意赠王中书 范彦龙 (2704)

行旅下

还都道中作 鲍明远 (2705)

乐府上

怨歌行 班婕妤 (2706)

乐府下

鼓吹曲 谢玄晖 (2707)

挽歌

挽歌诗 缪熙伯 (2708)

杂歌

歌并序 荆轲 (2709)

杂诗上

情诗 曹子建 (2710)

思友人诗 曹颜远 (2710)

杂诗下

时兴 卢子谅 (2712)

斋中读书 谢灵运 (2713)

骚上

九歌四首 屈平 (2714)

骚下

九章 屈平 (2719)

卜居 屈平 (2721)

七

七发 枚叔 (2723)

上书

上书秦始皇 李斯 (2734)

笺

与魏文帝笺 繁休伯 (2738)

书

答苏武书 李少卿 (2740)

报任少卿书 司马子长 (2746)





与山巨源绝交书 嵇叔夜 (2755)

设论

答客难 东方曼倩 (2762)

辞

秋风辞并序 汉武帝 (2766)

序

豪士赋序 陆士衡 (2767)

颂

酒德颂 刘伯伦 (2771)

论

过秦论 贾谊 (2773)

四子讲德论 王子渊 (2777)

养生论 嵇叔夜 (2788)

吊文

吊屈原文 贾谊 (2794)



子

部

管

子



牧 民^①

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②，守在仓廩^③。国多财则远者来^④，地辟举则民留处^⑤；仓廩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⑥，四维张则君令行^⑦。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⑧；守国之度，在饰四维^⑨；顺民之经^⑩，在明鬼神，祇山川，敬宗庙，恭祖旧。不务天时则财不生，不务地利则仓廩不盈。野芜旷则民乃荒^⑪，上无量则民乃妄，文巧不禁则民乃淫，不障两原则刑乃繁^⑫。不明鬼神则陋民不悟，不祇山川则威令不闻，不敬宗庙则民乃上校^⑬，不恭祖旧则孝悌不备。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右国颂^⑭。

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⑮。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逾节^⑯，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⑰。故不逾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右四维。

政之所行^⑱，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⑲；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右四顺。

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⑳。藏于不竭之府。下令于流水之原。使民于不争之官^㉑。明必死之路。开必得之门。不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处不可久。不行不可复。

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积于不涸之仓者，务五谷也。藏于不竭之府者，养桑麻育六畜也。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㉒。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故授有德，则国安。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令顺民心，则威令行。使民各为其所长，则用备。严刑罚，则民远邪。信庆赏，则民轻难。量民力，则事无不成。不强民以其所恶，则诈伪不生。不偷取一时，则民无怨心。不欺其民，则下亲其上。

右十一经^㉓。

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毋曰不同生^㉔，远者不听；毋曰不同乡，远者不行；毋曰不同国，远者不从。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





节。

御民之辔^⑤，在上之所贵；道民之门，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恶。故君求之则臣得之，君嗜之则臣食之，君好之则臣服之，君恶之则臣匿之。毋蔽汝恶，毋异汝度，贤者将不汝助。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是谓圣王。城郭沟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强力不足以应敌，博地多财不足以有众，唯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故祸不萌。

天下不患无臣，患无君以使之；天下不患无财，患无人以分之。故知时者可立以为长，无私者可置以为政^⑥，审于时而察于用，而能备官者，可奉以为君也。缓者后于事，吝于财者失所亲^⑦，信小人者失士。

右六亲五法。

【注释】

①牧民：统治人民或治理人民。②四时：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等四时农事。③守在仓廩，犹言要守护粮仓、米廩。④远者：远方的人，即指其他诸侯国的人们。⑤辟举：全面开垦或开垦周遍。辟，开辟，开垦。举，尽或全的意思。⑥六亲固：六亲团结。君主六亲团结，即统治阶级减少磨擦与争夺之意。⑦四维：系在网四角上的绳索。借助于四维，网的纲、目才可以提起张开，比喻其重要。本文把礼、义、廉、耻，称作国之四维。⑧文巧：指奇技淫巧，即奢侈品的生产与制造。禁文巧，即禁止奢靡之意。⑨饰：通饬，整饬，整顿。⑩顺：通训，教训。经：指常规、常法，即带根本性的措施与办法。⑪荒：荒唐怠惰，不务正业。⑫障：障碍，堵塞。⑬校：通较，抗拒。⑭国颂：本篇第一部分的小标题。本部分是韵文，类似诗中“颂”体。内容又是讲治国之道，故称国颂。原文竖排，自右至左，小标题在文后，故题前有“右”字。⑮错：通措。⑯礼不逾节：应解释为“有礼则不逾节”。前人注书，有的把“不逾节”盾成礼的定义，似不合本文原意。因为这里不是专门讲述定义、概念，而是阐明四箴与所谓牧民治国的关系。下文：义、廉、耻，皆同。⑰枉：邪曲，此处指坏人。⑱行：原文为兴，据《管子集校》改。⑲佚：通逸。⑳不涸（hé），不枯竭。引申为取之不尽。㉑官：此处指职事、岗位、行业。㉒时：原文为世。㉓十一：原文误合为“士”，据《管子集校》改。㉔生：通姓。㉕辔：马的缰绳。由于牵动缰绳可以驱引方向，所以，这里的“辔”有管方向的涵义。㉖政：通正，官长。㉗吝：同吝。

【译文】

凡是拥有国土治理人民的君主，务求注重四时农事，保证粮食贮备。国家财力充足，远方的人们就能自动归顺；荒地开发得好，本国的人民就能安心留住。粮食富裕，人们就懂得遵守礼节；衣食丰足，人们就懂得光荣与耻辱。君主的服用合乎法度，六亲就可以团结；国家的四维（礼、义、廉、耻）能够发扬，君令就可以贯彻。所以，减少刑罚的关键，在于禁止奢靡；巩固国家的准则，在于整饬四维；教训人民的根本办法，则在于：尊敬鬼神、祭祀山川、敬重祖宗和宗亲故旧。不注意天时，财富就不能增长；不注意地利，粮食就不会充足。田野荒芜废弃，人民就会不务正业。君主挥霍无度，人民就胡作妄为。不禁止奢靡，人民就放纵淫荡。不堵塞这两个根源，犯罪的人就多了。不尊敬鬼神，小民就不能感悟；不祭祀山川，威令就不能远播；不敬法祖宗，老百姓就会犯上作乱；不尊重宗亲故旧，孝悌就不完备。四维（礼、义、廉、耻）不发扬，国家就会灭亡。

以上是国颂。

国有四维，少了一维，国家就不稳；少了两维，国家就危险；少了三维，国家就颠覆；少





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不稳还可以扶正，危险还可以挽救，颠覆还可以再起；只有灭亡了，那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四维是什么呢？一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人们都不越出应守的规范，统治者的地位就安定；不妄自求进，人们就不会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

以上是四维。

政令之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之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要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要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要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要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能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能为我担当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牺牲了。因此，靠刑罚是不足以使人民真正害怕的，靠杀戮是不足以使人民心悦诚服的。刑罚繁重而人心不惧，法令就无法推行了；杀戮多行而人心不服，统治者的地位就危险了。所以，满足人民的上述四种愿望，疏远的自会亲近；强行上述四种人民厌恶的事情，亲近的也会叛离。由此可知，“予之于民就是取之于民”这个原则，是治国的法宝。

以上是四顺。

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把财货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把政令下达在好像流水的水源上。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向人民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不强干办不到的事。不追求得不到的利。不可立足于不能持久的地位。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

所谓把国家建立在稳固的基础上，就是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所谓把粮食积存在取之不尽的粮仓里，就是要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所谓把财富贮藏在用之不竭的府库里，就是要种植桑麻、饲养六畜。所谓把政令下达在好像流水的水源上，就是要使令顺民心。所谓把人民使用在无所争议的岗位上，就是要各尽其所长。所谓向人们指出犯罪必死的道路，就是刑罚严厉。所谓向人们敞开立功必赏的大门，就是奖赏信实。所谓不强干办不到的事，就是要度量民力。所谓不追求得不到的利，就是不强迫人民去做他们讨厌的事情。所谓不可立足于不能持久的地位，就是不贪图一时侥幸。所谓不去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骗人民。如此一来，把政权交给有道德的人，国家就能安定。努力从事粮食生产，民食就会充足。种植桑麻、饲养六畜，人民就可以富裕。能作到令顺民心，威令就可以行通。使人民各尽所能，用品就能齐备。刑罚严厉，人民就不去干坏事。奖赏信实，人民就不怕死难。量民力而行事，就可以事无不成。不强迫人民干他们厌恶的事情，欺诈作假的行为就不会发生。不贪图一时侥幸，人民就不会抱怨。不欺骗人民，人民就爱戴君上了。

以上是十一经。

按照家的要求治理乡，乡不能治好；按照乡的要求治理国，国不能治好；按照国的要求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应该按照家的要求治家，按照乡的要求治乡，按照国的要求治国，按照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不要由于姓氏不同，不听取外姓人的意见；不要由于不同乡，不采纳外乡人的办法；不要由于不同国（指诸侯国），不听从别国人的主张。象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象日月普照一切，才算得上君主的度量。

驾驭人民奔什么方向，看君主重视什么；引导人民出什么门路，看君主倡导什么；号召人民走什么途径，看君主的好恶是什么。君主追求的东西，臣下就想得到；君主爱吃的东西，臣





下就想尝试；君主喜欢的事情，臣下就想实施；君主厌恶的事情，臣下就想规避。所以，不要掩蔽你的过错，不要擅改你的法度；否则，贤者将无法帮助你了。在室内讲话，要使全室的人知道；在堂上讲话，要使满堂的人知道。这样开诚布公，才称得上英明的君主。仅靠城郭沟渠，不一定能固守；仅有强大的武力和装备，不一定能御敌；地大物博，群众不一定就拥戴。只有有道的君主，能够防患于未然，才可以避免灾祸。

天下不怕没有能臣，怕的是没有君主去使用他们；天下不怕没有财货，怕的是无人去管理它们。因此，通晓天时的，可以任用为官长；没有私心的，可以安排作官吏。通晓天时，善于用财，而又能任用官吏的，就可以奉为君主了。处事迟钝的人，总是落后于形势；对财物吝啬的人，总是无人亲近；偏信小人的人，总是要脱离贤能之士的。

以上是六亲六法。

形 势^①

山高而不崩，则祈羊至矣；渊深而不涸，则沈玉极矣^②。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秋冬夏不更其节，古今一也。蛟龙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托幽^③，而威可载也。风雨无乡^④，而怨怒不及也。贵有以行令，贱有以忘卑，寿夭贫富，无徒归也。衔命者君之尊也，受辞者名之运也。上无事则民自试，抱蜀不言而庙堂既修^⑤。鸿鹄锵锵，唯民歌之；济济多士，殷民化之^⑥。飞蓬之问^⑦，不在所宾；燕雀之集，道行不顾。牺牲圭璧，不足以飨鬼神。主功有素，宝币奚为？羿之道^⑧，非射也；造父之术^⑨，非驭也；奚仲之巧^⑩，非斲削也。召远者使无为焉，亲近者言无事焉，唯夜行者独有也^⑪。

平原之陞^⑫，奚有于高。大山之隈，奚有于深。訾讐之人^⑬，勿与任大。谗巨者可与远举^⑭，顾忧者可与致道^⑮。其计也速而忧在近者，往而勿召也。举长者可远见也；裁大者众之所比也^⑯；欲人之怀^⑰，定服而勿厌也。必得之事，不足赖也。必诺之言，不足信也。小谨者不大立，饕食者不肥体^⑱。有无弃之言者^⑲，必参之于天地也^⑳。坠岸三仞^㉑，人之所大难也，而猿猱饮焉。故曰，伐矜好专，举事之祸也。

不行其野，不违其马^㉒。能予而无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无广者疑神^㉓；疑神者在内^㉔，不及者在门；在内者将假^㉕，在门者将待^㉖。曙戒勿怠^㉗，后稷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邪气入内，正色乃衰。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上失其位则下逾其节。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则宾者不肃，进退无仪则政令不行。且怀且威，则君道备矣。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往者不至，来者不极。

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异。有闻道而好为家者，一家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乡者，一乡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国者，一国之人也。有闻道而好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闻道而好定万物者，天地之配也^㉘。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㉙，安危者与人。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虽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释之。藏之无形，天之



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万事之生也^①，异趣而同归，古今一也。

生栋覆屋^②，怨怒不及^③。弱子下瓦，慈母操箠^④。天道之极，远者自亲；人事之起，近亲造怨。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天之所助，虽小必大；天之所违，虽成必败。顺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怀其凶，不可复振也。乌鸟之狡^⑤，虽善不亲；不重之结^⑥，虽固必解。道之用也，贵其重也。毋与不可，毋强不能，毋告不知。与不可，强不能，告不知，谓之劳而无功。见与之友^⑦，几于不亲；见爱之交^⑧，几于不结；见施之德，几于不报。四方所归，心行者也。独王之国^⑨，劳而多祸；独国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丑而不信。未之见而亲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来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见，地不易也。言而不可复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复，行而不可再者，有国者之大禁也。

【注释】

①形，指事物的外形或现象；势，指事物的发展趋势。②沈玉：投入水中祭神的玉石。古人投玉于水即祭祀河川，求神庇佑之意。③托：原文为“得”，据《管子集校》改。④无乡：没有既定的方向，即无偏无私。乡：通向。⑤蜀：祠器，祭器。既：尽。⑥原文在“殷民化之”之后，有“纣之失也”四字，依文意，乃古之注文窜入正文之误。据《管子集校》一说删。⑦飞蓬：根底不牢随风飞动的枯草。比喻没有根据的事物。⑧羿：后羿，传说是我国古代的射箭能手。⑨造父：传说是我国古代驾车、驯马的能手。⑩奚仲：传说是我国古代的一位能工巧匠，善于造车。斲（zhuó）：砍削。⑪夜行：即后文之所谓“心行”，内心里认真行德之意。⑫阨：原文为隘，据《管子集校》改。⑬訾誓：訾是诽谤好人，誓是吹捧坏人。⑭谗巨者可与远举：谗：通谋，谋虑。巨，原文为臣；与，原文为以，据《管子集校》改。⑮顾忧：见识高超。顾：看，观察。忧：读作优，优越，高超。⑯裁：古通材。⑰欲人之怀：即希望人们感怀自己。《形势解》：“欲民之怀乐己者定服道德而勿厌也”。欲，原文为美，今改。⑱餐食：挑拣吃的。餐，原文为“訾”，据《管子集校》改。⑲有无弃之言者：有不放弃（或不忘掉）这些格言的。之，同是，同此。⑳必参之于天地也：“之”字原无，据《管子集校》补。㉑坠岸三仞：从很高的河岸往下跳。坠：落，跳下。仞：古代七尺为一仞。㉒违：弃，丢掉。㉓无广：通无旷，不旷日费时，即勤奋之意。疑神：同拟神，可比于神明，即神速有效之意。㉔疑：原文无，据《管子集校》补。㉕假：通暇，闲暇，从容。㉖待：通殆，疲惫。㉗戒：指戒鼓。天将曙，戒鼓鸣。曙戒即指黎明。㉘天地：原文为“天下”，据《管子集校》改。㉙与：随，顺从。㉚生：读作性。㉛生栋：生木材做成的屋柱。生栋覆屋，即新伐木材，日久干裂变形，因而使房屋倒坍。㉜怨怒不及：此语在本文中共出现两次。一是“风雨无乡而怨怒不及也”，二是“生栋覆屋怨怒不及”。前者指怨怒不及于风雨，后者指怨怒不及于生栋。前后句法一致。㉝箠：棍子，鞭子。㉞狡：通交，交往。㉟重：读作“重复”的“重”。不重之结虽固必解，指用绳子打结，只打一次而不重合起来，即使牢固也一定能被解开。比喻用人不经过反复慎重了解，是不会可靠的。㊱见与之友：外表上显示友好的朋友。见，通现，显示于外。与，亲与，友好。友，原文为“交”，据《形势解》改。㊲见爱之交：原是“见哀之役”，据《形势解》改。㊳独王：独断专横。

【译文】

山高而不崩颓，人们就会来烹羊设祭；渊深而不枯竭，人们就会来投玉求神。天不改变它的常规，地不改变它的法则，春秋冬夏不改变它的节令，从古到今都是同样的。蛟龙得水，才可以树立神灵；虎豹凭借深山幽谷，才可以保持威力。风雨没有既定的方向，谁也不会埋怨





它。位高的人发号施令，位低的人忘掉卑贱，长寿、短命、贫穷、富有等等，都不是无因而至的。臣下能执行命令，是因为君主地位的尊严；臣下能接受指令，是因为君臣名分的作用。君主不亲自过问，人民也会自己去做事；手执祭器不说话，朝政也会普遍地修明。天鹅发出动听的声音，人们会普遍赞美；西周人材济济，殷朝的遗民也会被感化。可是对于没有根据的言论，就不必听从；对于燕雀聚集的小事，行道者不屑一顾。用牛羊玉器来供奉鬼神，不一定得到鬼神的保佑，只要君主的功业有根基，何必使用珍贵的祭品？后羿射箭的功夫，不在射箭的表面动作；造父驾车的技术，不在驾车的表面动作；奚仲的巧妙，也不在木材的砍削上。使远方的人归顺，单靠使者是没有用的；亲近国内的人，光说空话也无济于事。只有内心里认真行德的君主，才能够独得治国的功效。

平原上的小坡，怎能算高？大山上的小沟，怎能算深？专挑好人毛病专说坏人好话的人，是不能委之以重任的。谋虑远大的人，可以同他共图大事；见识高超的人，能同他一起致力于治国之道。可是，对于那种只图速效而只顾眼前利害的人，走开了就不要召他回来。注重长远利益的人，影响也就深远；材器伟大的人，会得到众人的信赖；要人们感怀自己，一定要行德而不可厌倦。不应得而求必得的事情，是靠不住的；不应承诺而完全承诺的语言，是信不得的。但是谨小慎微也不能成大事，就好比挑拣食物不能使身体胖起来一样。能够不放弃以上这些格言的，就能与天地比美了。从三仞高的崖岸上跳下来，人是很难做到的，但猴子却毫不在乎跳下来喝水。因此说：骄傲自大，自以为是，乃是行事的祸患。

即使不到野外跑路，也不要马丢掉。能够作到给人们以好处而不向人们索取报酬的，那就同天地一样伟大了。懒惰的人总是落后，勤奋的人总是办事神速有效。倘若说，办事神速的已经进入室内，那么，落后的还在门外。进入室内的可以从容不迫，在门外的必将疲惫不堪。因此，黎明时玩忽怠惰，日暮时就要遭殃；早上忘掉了应作的事情，夜晚就什么成果也没有。一个人邪气侵入体内，正色就要衰退。君主不象君主的样子，臣子当然就不象臣子；父亲不象父亲的样子，儿子当然就不象儿子。君主不依照他的身份办事，臣子就不遵守法度。上下不和，政令就无法推行。君主的衣冠不端正，礼宾的官吏就不会严肃。君主的举动不合乎仪式，政策法令也就不容易贯彻。一方面关怀臣民，另方面再有威严，为君之道，才算完备。君主不能使臣民安乐，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分忧；君主不能使臣民生长繁育，臣民也就不会为君主牺牲生命。君主给予臣民的，不确实兑现，臣民对待君主，也是不会全力以赴的。

关于“道”，它的理论是一致的，而运用起来则有所不同。有的人明白道而能治家，他便是治家的人材；有的人明白道而能治乡，他便是一乡的人材；有的人明白道而能治国，他便是一国的人材；有的人明白道而能治天下，他更是天下的人材。有的人懂得道而能使万物各得其所，那便和天地一样伟大了。失道者，人民不肯来投；得道者，人民不肯离去。道之所在，自身就应该与之同化。凡是始终保持强盛的，就因为顺从天道；凡是能安危存亡的，就因为顺从人心。违背天的法则，尽管暂时丰满，最终也必然枯竭；上下不和，虽然暂时安定，最终也必然危亡。想要统一天下而违背天道，天下就不可能被他统一起来。掌握了天道，成事就很自然；违背了天道，尽管成功也不能保持。已经得道的，往往不觉察自己是怎样做的；已经成功了，往往又不觉察道是怎样离开的。就好像隐藏起来而没有形体，这就是“天道”。可是，对当今有怀疑则可以考察古代，对未来不了解，则可以查阅历史。万事的本性，内容尽管有所不同，但总是同归一理，从古到今都是一样的。

用新伐的木材做屋柱而房子倒坍，谁也不怨恨木材；小孩子把屋瓦拆下来，慈母就会打棍





子。顺天道去做，远者都会来归顺；事起于人为，近亲也要怨恨。万物之于人，是没有远近亲疏之分的。灵巧的人用起来就有余，笨拙的人用起来就不足。顺乎天道去做，天就帮助他；反乎天道去做，天就违背他。天之所助，弱小可以变得强大；天之所弃，成功可以变为失败。顺应天道的可以得其成效，违背天道的就要招致灾祸，而无可挽救。乌鸦般的交谊，看着友善，其实并不亲密；不重合的绳结，即使坚固，也一定能被解开。所以，道在实际运用的时候，贵在慎重。不要交付不可靠的人，不要强给做不到的人，不要告知不明事理的人。交付不可靠的、强予做不到的、告知不明事理的人，就叫作劳而无功。表面上十分友好的朋友，也就接近于不亲密了；表面上十分亲爱的交谊，也就接近于不结好了；表面上十分慷慨的恩赐，也就接近于不得所报了。只有内心里认真行德，四面八方才会归附。独断专横的国家，一定疲于奔命而祸事多端；独断专横国家的君主，一定卑鄙而没有威望。这就好比独自议定婚姻的妇女，一定名声不好而没有信誉。但对于未见面就令人有亲近之心的君主，应该去投奔；对于久别而令人难忘的君主，应该来辅佐。日月有不明的时候，但天是不会变的；山高有看不见的时候，但地是不会变的。说起话来，那种只说一次而不可再说的错话，君主就不应该说；做起事来，那种只做一次而不可再做的错事，君主就不应该做。凡是那些不可再说的言论和那些不可再做的事情，都是君主的最大禁忌。

权 修^①

万乘之国，兵不可以无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无吏；百姓殷众，官不可以无长^②；操民之命，朝不可以无政。

地博而国贫者，野不辟也；民众而兵弱者，民无取也^③。故末产不禁则野不辟^④，赏罚不信则民无取。野不辟，民无取，外不可以应敌，内不可以固守。故曰，有万乘之号而无千乘之用，而求权之无轻，不可得也。

地辟而国贫者，舟舆饰，台榭广也；赏罚信而兵弱者，轻用众，使民劳也。舟车饰，台榭广，则赋敛厚矣；轻用众，使民劳，则民力竭矣。赋敛厚，则下怨上矣；民力竭，则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敌之勿谋己，不可得也。

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民力。无以畜之^⑤，则往而不可止也；无以牧之，则处而不可使也。远人至而不去，则有以畜之也；民众而可一，则有以牧之也。见其可也，喜之有徵^⑥；见其不可也，恶之有形^⑦。赏罚信于其所见，虽其所不见，其敢为之乎？见其可也，喜之无徵；见其不可也，恶之无形。赏罚不信于其所见，而求其所不见之为之化，不可得也。厚爱利足以亲之，明智礼足以教之。上身服以先之^⑧，审度量以闲之^⑨，乡置师以说道之^⑩。然后申之以宪令^⑪，劝之以庆赏，振之以刑罚^⑫。故百姓皆说为善，则暴乱之行无由至矣。

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

地之不辟者，非吾地也；民之不牧者，非吾民也。凡牧民者，以其所积者食之^⑬，

